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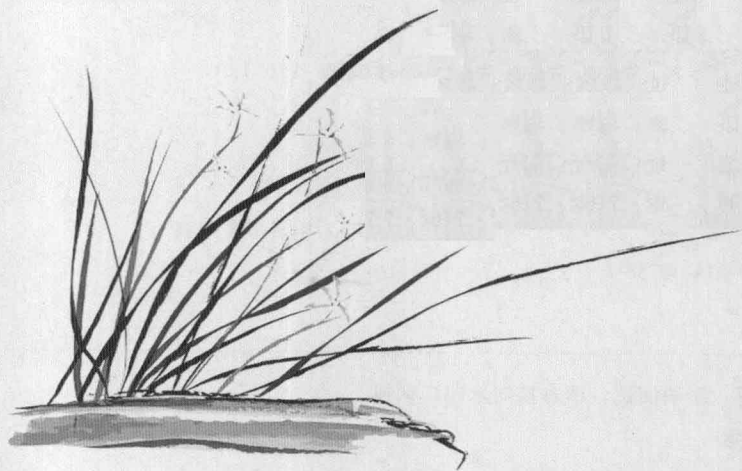
陶然 窮 資 料

◎ 袁勇麟 主编

陶然，本名涂乃贤，香港著名作家，主攻长、中、短篇小说，兼顾散文和散文诗。本书为陶然的研究资料汇编，分『陶然创作谈』『访问与印象』『陶然评论文章选辑』『陶然文学年表』等，是目前内地研究陶然最全面的资料汇编。陶然，本名涂乃贤，香港著名作家，主攻长、中、短篇小说，兼顾散文和散文诗。本书为陶然的研究资料汇编，分『陶然创作谈』『访问与印象』『陶然评论文章选辑』『陶然文学年表』等，是目前内地研究陶然最全面的资料汇编。陶然，本名涂乃贤，香港著名作家，主攻长、中、短篇小说，兼顾散文和散文诗。本书为陶然的研究资料汇编，分『陶然创作谈』『访问与印象』『陶然评论文章选辑』『陶然文学年表』等，是目前内地研究陶然最全面的资料汇编。

陶然研究資料

◎ 袁勇麟 主編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然研究资料/袁勇麟主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211-06736-7

I. ①陶… II. ①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7914 号

陶然研究资料

TAORAN YANJIU ZILIAO

主 编: 袁勇麟

责任编辑: 林 顶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网 址: <http://weibo.com/fjpph>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福飞路江厝路 5 号

邮政编码: 350013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7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736-7

定 价: 6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饶芃子

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才逐渐兴起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当 80 年代初广东、福建两省学者首先关注台港文学并在内地倡导此项研究时，不少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推进这一研究领域的。由于开始时资料缺乏，早期的开拓者都是从最原始的基本资料积累做起，而响应者则基本上是手头有什么资料就写什么，难免存在一些人所说的“瞎子摸象”、“失衡”、“误读”等现象。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外文化、文学交流多了，兼之两岸直接交往的逐步实现和最初这批学者奠基性工作的扩展，研究者拥有较多的资料，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热潮迅速展开，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在世界学术史上，每一个新的学科的建立，都必须做若干奠基性的学术工作，如创办杂志，出版理论专著，成立相应的学术组织，召开国际性的研讨会等，还应该推动学科建设的辞书和工具书问世。中国本土的华文学者，如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和海外华文文学界的同人通力合作，广泛收集资料，编撰出包括各个国家、地区华文文学作家、作品、文学期刊、文学社团、重大文学活动的大辞典，以客观的资料展示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这不仅对中国本土有志于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就是对各个国家、地区华文文学作家、专家和读者，都具有一种铺路架桥的重要意义。从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学科建设来说，也将发挥其基石和传媒两大作用。

我在 2002 年 5 月 28 日“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曾说过：“现在，中国内地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已有了良好的基础，具体表现在：形成了一批包括老中青几代学者的跨世纪研究队伍；出版了一批学术成果，包括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和地区、国别华文文学史；建立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初步学术规划；完成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基础性的资料准备。”但也特别指出：“要加强资料建设。20 年来，这一领域研究成果虽多，但在资料建设方面，却不尽如人意，显得薄弱。而资料建设是一个学科健全发展的根基，也

是各项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为了更好地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学科建设，已是当务之急。”

福建师范大学袁勇麟教授是这一学科的后起之秀，他自1997年博士毕业进入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以来，就一直关注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研究。不仅在他参加的历次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大声呼吁“创建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而且还撰写了《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管窥》《诗学研究·文化视角·史料建设》《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再思考》《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回顾与思考》《史料建设与学术规范》《创建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思考》《〈文讯〉：史料保存与历史建构》等一系列文章，提倡：“有组织、有计划、全面而系统地开展史料建设，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协作，共同组织编撰一系列世界华文文学史料丛书，包括作家作品资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编辑各地区华文文学总集、各文体选集和作家文集等；理论批评资料的发掘和辑佚，选编各种文体论、作家论、作品论、思潮论、社团论、流派论等；专业辞书的编撰，包括文学辞典、作家辞典、作品鉴赏辞典等；目录索引的编制，包括文学总书目、期刊副刊目录、研究专著和论文索引等；此外，还有编写文学大事记、作家年谱和传记，搜集整理作家手稿、书信日记、影像资料等。”他的这些建议得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的大力肯定和响应，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就认为：“史料建设显然是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新兴学科得以科学构建的最重要基石，袁勇麟近年来对建立华文文学史料学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思考。”

众所周知，从事史料的收集、考证、整理和研究工作，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同时又要甘于寂寞，还要面临经费不足、学术成果不被社会承认的窘境，没有奉献精神是很难胜任这项工作。袁勇麟教授2004年主持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研究”后，组织带领一批志同道合的博士生、硕士生从事这项工作，目前完成“世界华文文学史料丛书”的编撰工作，索序于我。我为此感到高兴，信手写下这些，权且当序，除了表示祝贺之意，同时也相信丛书的面世将有助于推进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目 录

· 陶然创作谈 ·

《追寻》后记	陶 然 (3)
《香港内外》后记	陶 然 (4)
偶然闯入的房间 (代序)	陶 然 (6)
《旋转舞台》后记	陶 然 (9)
《蜜月》自序	陶 然 (11)
回首十年前 (代序)	陶 然 (13)
《与你同行》后记	陶 然 (15)
《一样的天空》后记	陶 然 (17)
《窥》后记	陶 然 (19)
《陶然中短篇小说选》自序	陶 然 (21)
还是那颗头颅, 还是那颗心	陶 然 (23)
《美人关》后记	陶 然 (27)
对于岁月的敬畏感 (代后记)	陶 然 (28)
长篇小说与连载	陶 然 (31)
萨克管的基调	陶 然 (33)
我的小说处女作	陶 然 (35)
小说《海的子民》的写作	陶 然 (37)
写作中的香港身份疑惑	陶 然 (39)
一方小说天地	陶 然 (43)
世俗凡尘的故事	陶 然 (45)
断裂历史, 回归现实	陶 然 (47)
我看小小说创作	陶 然 (49)
重归, 已经是另一样风情	陶 然 (51)

回望青葱岁月

——长篇小说《与你同行》自序	陶 然 (53)
《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后记	陶 然 (55)
新版《一样的天空》后记	陶 然 (56)
《淡出淡入》后记	陶 然 (58)
《回音壁》后记	陶 然 (59)
《此情可待》后记	陶 然 (61)
横竿高高在上	陶 然 (62)
《月圆今宵》后记	陶 然 (65)
《侧影》后记	陶 然 (66)
《秋天的约会》序	陶 然 (67)
往事悠悠(代序)	陶 然 (69)
《香港节拍》后记	陶 然 (71)
《红茶馆》自序	陶 然 (73)
我看散文诗	陶 然 (75)
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散文	陶 然 (77)
《绿丝带》自序	陶 然 (79)

· 访问与印象 ·

直面人生的无奈——访问陶然	曹惠民 (83)
陶然：刻着内地烙印的作家	黄 静 (92)
从“南来作家”到融入香港	
——陶然回归人性角度写小说	黄晓红 (96)
陶然	菲利浦·拉宋 (98)
陶然印象记	弗朗西斯·密西奥 (100)
陶然岁月如歌	王思慧 (103)
陶然访问记	余 非 (106)
与文学结缘	
——访问《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	(115)
翰墨溢彩 生命流光	
——记香港作家、《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先生	何成保 汪建华 (118)

北往南来漂离笔——陶然	廖伟棠 (122)
香港有陶然	赵稀方 (127)
由南来而本土	
——序《陶然作品评论集》	蔡益怀 (133)
香港文学：身处边缘但不可或缺	
——访《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	高峰 (137)
“香港文学最根本的根，是中华文学”	
——独家专访《香港文学》杂志总编辑、著名作家陶然	郑荣健 (141)

· 陶然评论文章选辑 ·

陶然小说论	方忠 (149)
为边缘的一族造像	
——试说陶然小说中的人间情怀	蔡益怀 (158)
欲望焦灼、情爱困惑与现实批判	
——文化传统与陶然小说的思维意识	文静 (167)
狩猎于都市风情	
——陶然笔下的香港	胡笳 (173)
人性的二维度	
——谈陶然小说人性讨论的关注特点	黄昌勇 萧湘宁 (194)
醉里挑灯看剑	
——评《岁月如歌》兼论陶然创作	王艳芳 (201)
陶然小说中的时间意识	
——关键词所揭示的生存困惑	白杨 (209)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从《与你同行》到《岁月如歌》	佳伊 (215)
彼岸诗情的守望	
——陶然小说的爱情图式及其成因的探讨	黄旭升 (221)
现实批判·人性表现·艺术探索	
——论陶然的小说创作	刘俊 (230)
二元的世界，天平之两端	
——评陶然的中篇小说	李安东 (237)
颠覆经典：陶然的“迷果”	王绯 (245)
颠来倒去：陶然的都市情话	王绯 (249)

走火入魔：陶然的魔幻世界	王 绯 (254)
现实主义的承继及限制	
——论陶然的故事新编小说	朱崇科 (258)
人是如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	
——长篇小说《与你同行》的后现代解读	王艳芳 (271)
陶然“南来—香港”身份观照下的香港叙事	袁勇麟 钟钛申 (276)
破碎心灵的抚慰	
——陶然中篇小说的爱情阐释	颜 敏 (286)
双情与双城	
——陶然小说的心理时间叙述与空间叙述	凌 逾 (296)
从北上到南来：多重经验·香港境遇·世界视野	刘 俊 (304)
压力下的完卵	王鼎钧 (316)
浪漫的抗衡：论陶然九十年代的都市爱情小说	黄劲辉 (319)
陶然“香港身份”观照下的香港叙事	钟钛申 袁勇麟 (327)
现实主义的诗学变奏	
——论陶然的微型小说创作	王金城 (341)
形态与意蕴的对应图式	
——陶然散文文体实验浅析	林志聪 (349)
闲扯：从专辑到《红茶馆》	梅 子 (356)
论陶然散文诗的时空意象与生命意识	卢小惠 (363)
时空再现，时空再造	
——小论陶然散文	陈义芝 (369)
流转在如歌的岁月中	
——陶然散文中的生命观	李 薇 (372)
生命的记忆行吟	
——评《街角咖啡馆》	袁勇麟 (377)
改版前后的《香港文学》	计红芳 (382)

· 陶然文学年表和评论资料索引 ·

陶然文学创作与活动年表	袁勇麟整理 (391)
陶然作品评论资料目录索引	袁勇麟整理 (424)
后记	袁勇麟 (441)

陶然创作谈



《追寻》后记

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时，夜色正浓，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去年夏夜汗流浹背地躲在斗室里，开始动笔的情景，又在我眼前掠过。

一直就想写点什么。但自觉力不从心，而踌躇再三。一次，一位诗人启发我说：“眼高手低是合乎情理的；反过来，眼低手高，那才真是不可思议。”我才恍然若有所悟，而终于不顾一切地拿起笔来。我得承认，我写得并不好，尽管我以为在主观上态度是认真的。都说献丑不如藏拙，对我自己来说，明知这是一种力所不逮的工程，但我却偏要去摸一下，大约这本身也就是一种乐趣吧？成败也就在所不计的了。

在我试写的过程中，我一向视为良师益友的舒巷城兄和一叶大姐，曾在百忙中抽空关心与指教，使我受益良深。但由于本身水平所限，写得并不理想，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自己也颇感惭愧。同时，璧华兄等的督促与批评，也是我终于有勇气完成本书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关怀我的，还有许多远方和身边的朋友，那无以回报的深情，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底。

当我把这本书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时，朦胧中我不禁盼望着得到大家的批评。但愿有谁能够告诉我，这是不是一种奢望呢？

陶 然

1978年4月23日，晚，香港

（《追寻》，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香港内外》后记

大约，写作是绝对需要依靠热情来支持的；但我的试笔，却是由被动开始。早在六十年代后期，蔡其矫兄就一再鼓励我写作；起初我觉得很为难，后来却为他的一句话所震动：“你是学文学的，你为什么不拿起笔来呢？如今，社会上流行文学无用论，对于这种论调，我很反感。要是问我的意见，即使烧成了灰，我也依然热爱文学！”

我感到了他的一颗热诚的心。我知道，当时，他的处境并不妙，但他却对祖国的文学事业热情至诚，常常为帮助文学青年而奔忙。他也给我灌输了许多写作经验与知识，并且特别推举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叫我精读。可惜我读书不求甚解，毕竟没有多大长进。但我却无法拂逆他的盛情，终于，在一九七三年春，我写下了第一行字，此后便有骑虎难下的感觉。

一九七三年秋，我来到香港。新的生活环境蓦然呈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受到一次新鲜的冲击和强烈的震荡。我直觉地感到，所见所闻，有许多是很好的小说材料。但自知力不从心，我每天在社会生活的长廊徜徉，却依然没有勇气下笔去捕捉什么，哪怕是一片云、一棵树、一滴水，更不用说是一个人了。

我在踌躇了整整半年之后，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总算写出了以香港作背景的第一篇小说：《冬夜》。那是在旺角的一次深夜奇遇，人物与场景都是真实的，当然情节是发挥了一些想象力。我顺手地完成了之后，怀着深怕为人揭破的秘密，我悄悄地把稿件投进伫立在街边的红色邮筒口；接着便是一连串无言的等待，心情却是极端矛盾。一直到它在一家周刊上刊出，我也不知道是惊还是喜。

《冬夜》得以发表，对于我无疑是注射了一次兴奋剂。由于本身的原因，七年多过去了，我利用灯下的时间与节假日断断续续地伏案读书写作，收效甚微。但既然写出来了，即使不满意，却也无从收回。我将这些年来的作品中的一部分集成这一本《香港内外》，便是对自己走过的足迹的一种纪念。虽

说应该向前看，但回顾似乎也无不可；尽管于我来说，在许多时候，自己连这样的勇气也几乎没有。

在写作过程中，经验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但更多的是教训。至今，每写一篇东西，即使是一千来字的短文，也还是令我像写第一篇作品那样绞尽脑汁。大体上来说，一挥而就的情况并不多见，精雕细琢也还不曾有过。我让我的笔随着心灵的波动而流泻，我要走的路途是那么遥远，而脚力却有限，我常常有力不从心的叹息。

在香港，写作的辛苦，尽人皆知；但我并不后悔。既然已经钟情文字，也就唯有一往无前；何况，把社会生活和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诉诸文字，也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书名《香港内外》，主要是由于本书以香港题材的小说为主，在散文与散文诗部分适当兼顾其他背景；同时，在另一方面，也不无隐喻香港的内观外望之意。不用说，我的生活触角极需扩大范围，那是一个艰苦的行程，毕竟时间、环境、条件都不太允许。然而，除了直接经验之外，间接经验可以给我一些帮助；当然，细节自然仍应来自真实的生活。

抬头眺望窗外，楼下游乐场只保留了几盏灯光照明。山谷的风阵阵吹来，大海在另一头呢喃；在这风声与涛声的交响下，此刻，香港的夜，渐渐深了。断断续续连绵了几天的阴雨的夜空格外清爽，许多良师益友的面孔蓦地纷至沓来，我的思念在漫天飞翔。而艾老、其矫兄分别为本书环衬题写书名和撰写序言的盛情，以及本书责任编辑林承璜兄认真细致的工作精神，尤其令我念念不忘。

陶 然

1981年10月6日，重阳节之夜，11时，于香港太古谷
(《香港内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偶然闯入人的房间（代序）

热带的山城万隆，四季如春，终年只分旱季和雨季。晚饭后，如果天晴，我们一家人就围在后院，听大哥讲述《三国演义》。

十来岁的我，立刻就被吸引住，当大哥讲完一段，往往卖个关子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明晚分解。”尽管死死缠住不放，无奈大哥总是不为所动，守口如瓶，益发增添了神秘感。我只好耐着性子，焦急地等候姗姗来迟的次晚。

我家露天的后院，一仰头便可以看见赤道线上的满天星星。当大哥讲到诸葛亮不幸去世时，我恍惚看到一颗巨大的流星自夜空坠下；同情的泪，不禁涌上眼眶。

听大哥讲故事，细水长流，我感到很不满足。私下多次央求他多讲，他便笑着说：“可以，我打你五下屁股，便讲一段，如何？”我满口答应，不料，一巴掌打下，我便杀猪般地叫了起来。故事终于没有听成，徒然只惹了个印象深刻的笑话。

皮肉受不了苦，我只好硬着头皮，捧着他那套线装的《三国演义》，似懂非懂地读了起来。也许，文学最初就是这样闯进我的生活中。

《三国演义》让我倾心，上中学后我就毫无目的地搜集其他小说。我还记得，那时，万隆有两家较大的中文书店，一间叫“开明书局”，一间叫“美风书局”。我常去“美风”，只因为“开明”老板的女儿，是与我同班的姓陈的同学，自己老觉得，倘若去那里买书，碰到那女同学，那买卖关系，总使我有点不自在。到底那是什么样的心理，我至今也弄不明白。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买过《水浒传》、《西游记》、《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还有许许多多的连环书，唯独没有读过《红楼梦》。“美风”的壮年老板还夸奖我说：“好呀，少年人不要吃那么多零食，还是买书好，读书有益。”我听了，不禁飘飘然。至于那些书，懂不懂是另一回事，只要故事热闹，也就心满意足了。后来，南洋也兴起了新派武侠小说热，还

是一个同学怂恿我看《碧血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个时期，我的确看了不少香港的武侠小说。

然而，考大学怎么会进中国语言文学系，连我自己也不甚了然。虽然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便接触一些新文艺作品，但也不算入迷；对于自己的将来，也从无明确的打算。我总觉得，我大概是个半桶水的读者，却不曾动过一丝一毫写作的念头。我在北方上大学，住在集体宿舍里，我的床头总放着十来本书，天暖时我斜躺床旁，漫不经心地浏览随手抓到的一本什么书；天冷时便缩进棉被里，只露出一个头和一双手，翻它几页。那代价是受到某些人的白眼。我记得，放在枕头畔的书，有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集《热爱生命》、海明威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梅里美的《嘉尔曼》、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自然还有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和两卷本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小说选集》。

那时，像许多的年轻人一样，我喜欢普希金的诗，喜欢他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而他的短篇小说如《驿站长》、《暴风雪》、《射击》等，都令我钟情。他的中篇《上尉的女儿》和短篇《黑桃皇后》，我还看过苏联拍成的同名电影，总觉得不如原著。不但这两部电影，即使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人的遭遇》、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司汤达的《红与黑》、莫泊桑的《漂亮朋友》等等，我也都觉得电影都赶不上小说。时至今日，这个印象还是那么清晰。

也许这是我的偏见，但这种现象让我迷惑。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人物、动作、画面、色彩、音响，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为什么却偏偏不如小说动人？看来，那些白纸黑字，即使被局限着无法与电影的功能比肩，它却自有它难以被其他艺术形式替代的独特妙处，如细腻的心理描写，便是一种。我喜欢看电影的同时，也就不免向小说寻求另一种韵味。

一般来说，电影由于充分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在视觉上较易讨好观众，而小说，却要读者把一个个方块字组织起来，在自己的脑海里形象化，吃力是难免的；何况，紧张的生活节奏，已经叫许多人失去了慢慢咀嚼的耐性。尽管如此，我相信小说仍有存在的必要和生命力；当然，在写法上应该有所更新。

给不同的内容寻找相应的技巧，是合理的，但并不容易。我也曾经努力过，我发觉，每一篇小说的完成，仿佛都是一场搏斗，未写完最后一个字，

我也不知道成败如何。或者应该说，即使写成了，自己虽会有偏爱或者偏废之心，但对得失却不敢下断语；难道这是感情投入后，当局者迷的缘故？

有人常说，我这辈子是注定了拿笔杆子讨生活的，我以为这只说对了一半。写作对我而言，与其说是命中注定，倒还不如说是个偶然。

据说，历史上常常有走错房间的人物，一步走错，也许全盘皆输；但有时错也有错着，倒霉人物的命运从此改变，也未可知。我当然不会以这样的例子自比，我想要说的是，大概我在茫茫中误入了文学的房间，至今还有点不知所措呢。

记得巴乌斯托夫斯基写过一篇创作谈《夜行的驿车》，也可以当成短篇小说看待，所讲的是安徒生的故事。这篇东西强调了想象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安徒生摸黑对那几个女性的命运的推测，充满了神秘的味道，或者说，气氛营造得十分成功。

我也老是记起托尔斯泰以吉提的眼光写安娜·卡列尼娜，并没有着意写她的面容，只描绘她那么一站的姿态，她的美貌就呼之欲出，压倒了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类的形容词。我想，托尔斯泰就是要令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奔驰于想象的空间吧？

我以为，这都是我追求的目标，只是，那奥妙我还摸不准关键在哪里。既然自知才力有所不逮，又没有捷径可寻，只好用心学习，但愿能够学到一点皮毛。无论如何，与文学结下的缘分，今世恐怕是摆脱不了了的了。

陶 然

1985年12月23日，夜，10时10分，于香港太古谷

（《旋转舞台》，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4月第1版）